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文憲集卷十八

明 宋濂 撰

神道碑銘凡七章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有序

皇帝躬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祖宗四代帝號建立太廟復念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楊王外王母為楊王夫人建祠於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上聞之悲喜交集

即詔内臣及圜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置酒掃之戸凡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為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隷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為風所破幸脫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糧絶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為

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瞌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為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亱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跨曰舟至矣奈何不起乎王蹶寤忽身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王板下日取乾餱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即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

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禜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為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李氏次即皇太后晚以李氏長子為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巳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為尤難今王當患

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掖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
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
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
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呼
盛哉昔日史臣賛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為言其效至於
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皇上以
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令又樹碑
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将見四方嚮風

咸知以孝自勉皞皞熙熙臻夫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
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極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
邇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衮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閭師
來告今在盱眙皇情悦豫繼以涕洟即詔禮官汝往葺
治毋俾蕘豎跳踉以嬉惟我楊王昔隸戎麾獰風蕩海
糧絶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掖以登舟神力所持易
死為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

皇支離圖肇開鴻祚峩巍日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曩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

銘有序

上天既革元命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衢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上思得智勇之

才用之於是庭之胡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筭出鎮鄉邦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彦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可謂卓犖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録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温州樂清令琈琈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

諱鈺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
三子公其長也次曰潭曰海繼母李氏生一子曰溥員
外府君蚤歲宦遊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李夫人與母
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
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
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
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
移舟俄頃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葬於縣北

之圍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為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闕蔓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淛水東地闕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於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聚為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為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矣賊

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庭州與公語意合帥府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温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守自取作虀粉耶將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

自度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於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於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為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毅先王與門子弟集義兵擣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而歸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縉雲之黃邨松陽之白

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氓咸為盜根
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為行
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
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抜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
遂來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
友元傾其精鋭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
易即殄滅今兹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
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遊軍入山捜其伏匿比戰賊

三面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國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為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己亥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於公願内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

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
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上素聞
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
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上既平江西命
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為變殺守將既被
害而處城亦為所據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
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郛郭甫被兵

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即誅之然猶慮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諗於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横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讋服江西食東淛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

橋隄當水之衝亦為所齧蝕幾盡公即上流比舟為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為郡文學以司敎事城中民廬多為戍士所據溷淆而處公度閒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人之田實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為援建議以為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

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栅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别為城守計暨至城已完上嘆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徼人素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冦公怒還軍深入禽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為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旦就平温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

幷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温州明善勢蹙與其

仲父國珍議納歲幣詒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進

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内藏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

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禄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

百兩代輸公尋入覲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

願還守外上時巳即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揔制處州

等翼陞辭上喻之曰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

陳有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

二縣亦下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
毛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塞栅有定大愳
帥鋭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决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旣
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為
之用且援實融歸漢故事撼之有定初無殺公意會元
使至督廹之遂遇害於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
十有二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
加恤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勲者有司之

制未備也公天資頴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
則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
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
嘗妄戮一人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
鄉人為立祠宇祀之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
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
一人適章存厚繼室滁陽楊氏前中書左司郎中元闕
女弟也公既没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為象具衣冠以瘞

寶祔於圜源之左塋已來徵濂為之文昔濂侍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上所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天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曰區區承詔鎮處城皇靈覆冒幸已寧謐誓將挈全浙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柰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濂辱公交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追及與縉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歘然

布衣書生也濂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令公不可作矣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洸洸洸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攖浙河之東地氣盡白此為兵徵見於龜筴爾衆荷戈來入我堡置爾枕席㧞爾水火公師如風鼠冠如雲一鼓之餘散為埃塵節鉞出鎮涉歷五年桴鼓不驚雞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公遷其城寇至輒敗皇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閑龍馬於公弗惜公感主知酣歌慨慷誓提八閩以歸

職方旌旗所屆勢如破竹天未厭亂三軍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赭公命奈何丈夫之澤流於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十里枯骴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像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栝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愽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

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黙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
直覽之其黙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
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
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録探幽索微使無
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
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戸口征役之屬無所
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
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

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彊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氏之墓憤激於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墓兹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寺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

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
君正理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
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
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
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
攬其精而擷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
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為辭章龐蔚炳朗
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

弗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内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悦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脱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益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别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

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名里諸豪集徒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 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於家公贊决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為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名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

編類禮書與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辯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為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

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熞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熞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愳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梟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

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悦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閲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咏歌獨公譔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宫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輒曰此曾魯作耶援據既精鋪叙

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闕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闕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舩翰為書戒之壬辰闕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始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

蓄德煕和人近之者温如 闕 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抆淚經紀凶事一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 闕 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 闕 度者必

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稾其徒雖有所輯録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稾辨誤藏於家他咸未脱稾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為揔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廨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空虚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𪻐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

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瀟嗚呼尊生過矣瀟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闕嘗闕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為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埶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兄後女一人

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千塗混其精猗兮彌縮大 闕 物采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王 闕 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大明麗天束帛戔戔兔羅俊 闕 兮衮 闕 於策書與論所孚兮儀曹之 闕 議禮稽經曰維烝烝兮黼黻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 闕 兮所積之詵

所發之深閑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闕閶閶邦闕臣兮媚學躚躚其中栩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一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刋兮

四十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真人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丁巳冬十有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薨於龍虎山之私第年甫四十又三禮部尚書張籌即為奏

聞皇上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令方一
至嵩山何期大數止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前浙江
行省參知政事安闕　祭使仍令其冢子宇初襲掌
教闕戊午春二月十六日宇初奉公闕劍權厝南闕
墓之次至十有二月某日卜宅兆於某而瘗之宇初恐
遺德未能大白於世與羣弟子輯為成書使張致和即
金華山中請銘神道之碑濂幸辱與公游義不可辭公
諱正闕字仲紀姓張氏信之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

六代孫也重紀至元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元真人坐而假寐怱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盖山來闕君家願見闕　及覺而公生紫雲覆庭紅光照室人以為祥闕　年七歲雙目爛爛如巖下電容止異羣童後三歲太玄出游五岳名山指相傳雌雄劍及玉刻陽平治都功印曰龍星再集於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薨衆論咸屬於公公力讓仲父之子正言正言薨公始嗣其職實

至正己亥之歲太玄之懸記至是始驗公陞廣慈開演
道家无旨四海學徒聞者聳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籙
秘而不傳者十年公乃啓黃書赤界紫素丹刻之文授
其徒胡合真甃比以行奉贄來受者川赴雲蒸劍失其
一流落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怪公訪而合之辛丑上統
大將親取江西公知天運有歸遣使者上牋述臣順
之意乙巳公朝京師上一見悅曰瞳樞電轉法貌昂然
真漢天師苗裔也下詔褒美之錫燕者再兼有金繒之

賜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人求靈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閉關拒之乃相率毁關而入公叩齒集神濡豪篆鉅符投朝天宫井中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土弗止飲者疾瘳上嘉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及還山復詔中貴人賜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劵畀之以便朝覲洪武戊申上登大寳位建號改元公入賀錫燕於便殿　闕

制書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真人之號仍俾領道

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設其闕　曰贊教曰掌書久之
陛辭而歸上御謹身殿從容謂闕　天師有功於
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于今卿能體之以清靜
無為輔予至治則予女嘉賜白金十二鎰新其宅第已
酉春上召公入朝踰月承顧問者闕　錫燕者一三月十
三日上將通誠於天帝致齋三日御袞冕服親署御名
于章勑太常設樂手授于公俾祝而焚之禮成燕公于
文樓羣弟子饗於別館復有金繒之賜庚戌夏上録公

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
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嗣成崇道
大真人改封公母明慧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静
玄君玄君時年八十朝野以為榮是年秋上復召見問
以鬼神情狀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頒制誥以寵之冬十
又二月復召入覲癸丑春將還上命留弟子以司祕祝
之事丙辰春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上喜曰卿之
來何與朕意相符邪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

卿當妙柬清修之士與其偕來丁巳夏公率羣弟子汪
弘仁等入覲錫燕午門之城樓上舉爵謂公曰卿宜罄
此一觴敕內侍出御製歷代天師賛示公曰他日當書
以賜卿翼日詔公從太師李韓公善長祠嵩山分遣重
臣與公弟子代祠羣望自公而下賜衣各二襲楮幣有
差既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志趣頗異常一日置酒
與昆弟酣飲慨然嘆曰五岳名山先子欲遊而不可得
嵩山中峯乃吾祖得太清丹經之所今藉天子威靈幸

一至焉嘸曦景於層霄邈浮埃於浩刼吾志將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以微疾端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賛寧謐之化命取劔印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熹四燭寰瀛先天地不知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圖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崕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警敏靈録文秘之屬皆不習而通歲屢旱宇步召風雷精神達於

冥渺甘霖即降或有為魑魅所憑者授以片符輒潛影
不見公憫兵戈疫厲之餘沴氣不消舉行玄壇舊典修
壇墠建陰陽咼而鍊度之其徵驗尤彰然其天性夷曠
潔而不緇如超萬物之外故以冲虛子自號最愛佳山
水仙蹤靈跡所在必窮幽極深動至累日忘返當適意
時欲乘白鶴與羣仙翺翔紫清之上其於人間事未嘗
因此少輟其奉玄君備極孝養曁歿葬祭咸盡禮度兵
禍相仍傾貲募人為兵以捍禦鄉井人賴以安公之玄

裔備見世家兹不載其曽大父諱宗演三十六代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君妣周氏某玄君其大父諱與材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金紫光祿大夫追封留國公妣易氏妙明慧應常靜玄君其考妣則太玄真人與胡氏也公字觀宇娶盱江包氏宋宏齋先生恢之五世孫子男子四人長宇初即今天師頳悟有文學人稱為列仙之儒近者入朝上召見奉天殿反覆諦視之笑曰絶類乃父寵賚有加焉次宇清次海

鵰次勝佑子女子二人一歸鄱陽王岳一在室惟公生
乎神明之胄簡素端凝用道為體而膠轕游氛無自入
於念慮澄靜之久天光自發所以受知聖君入朝京師
天寵便蕃聲聞四達至於死生之際又能不動聲色超
然坐脫如行者之返故廬非真有道者豈易致哉是宜
銘銘曰
天開日明真人上升周流九霄駕輗作軿御雲英英剛
飇泠泠絳節翠旛恍其來迎載稽玄裔歲踰千齡五綵

文絢玉笈金經矧有劔印奔星走霆非人莫授恐干鬼
刑華蓋神君於焉降精圓日青瞳閃如電熒入朝帝京
照耀殿庭進退有儀金衣霞頳帝曰俞哉爾方外臣輔
朕鴻化疑真集神巍巍嵩山　闕　中尊爾往代祠執禮
如存庶集靈和以綏兆民皇用褒錫璽書金繒君臣遇
合玄德之徵胡為弗留飛神窈冥崩崖墜雷百里震驚
圓光有赫四燭寰瀛在天為清在地為寧在人為貞是
謂三靈此乃道樞中黄之扃公能守一精聚氣凝不死

維神所化維形白鶴來歸遼東露零洞視萬古後天弗傾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江西省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肅新濟府君神道碑銘有序

今上皇帝既有天下憫元忠肅公新濟死節之忠擢其一子昌官内廷遷監察御史俄超山東按察司副使昌將行詣瀌泣曰先公毙于蘄盜盜有義先公者具棺瘞

於蘄水縣鳳凰山下家人弗聞知時兵未靖各守其境道阻不通昌徽服跳走數千餘里瀕死者數矣遇今上克蘄始獲至詢蘄人啟棺北還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而昌又獲禄食于朝皆上之至仁先公之遺德也先公之忠既載在元史惟是墓道之碑未有刻文敢惟先生是請翌日瀌以聞詔曰然新濟之忠朕實知之卿其勿辭乃考論其事曰謹按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

肅新濟字吉甫河西人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秦國公改封雍王多爾濟之曾孫贈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代國公改封涼王吹斯嘉勒多爾濟之孫贈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趙國公改封邠吉王森濟之子其先三世以言語材藝事太祖憲宗世祖為克哷穆爾濟譯諸國言後皆以公貴封王曾祖妣妻徹辰祖妣額寧妣順祖克皆從其夫封國為夫

人改封王夫人公兄弟六人於次為三少鶱然不可犯
武宗時召見便殿襲克呼穆爾濟事仁宗於潛邸仁宗
即位雅宜公久不改官英宗知公材延祐七年十二月
授承直郎中尚監丞賜中統鈔千貫給校尉十人專道
而行監尚御用物公持出納不可勢屈中宮貴臣手無
符勑絲毫不放英宗奇之至治二年二月遷右侍儀同
修起居注命龍慶州達嚕噶齊乜歡以女妻公賜鈔三
萬貫為聘資寖得眷近公每侍側中外利害乘間進取

無虛時泰定元年六月拜監察御史階奉直大夫丞相
特穆特爾紛更朝政御史大夫多喇薩蘭據中臺公奮
章劾之朝廷凜然畏公三年七月陞朝列大夫引進使
知侍儀事四年九月進侍儀使階朝請大夫文宗天歷
二年八月拜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大夫阿爾
斯蘭哈雅有能聲公至萬口稱譽於公大夫聲頓寢詔
賜衣一襲上尊一朋鈔五千貫至順元年遷河東山西
道肅政廉訪使嫥姦剔穢煦其朽枯境内帖息三年二

月復拜治書侍御史治陜西行臺未至召還同知中政院事六月改同知功德使司事順帝元統二年四月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事告闕僉擇其良以公為之一道稱治明年徵拜大都路總管府達嚕噶齊輦轂之下權倖肆横法滯不行公操其紀綱風追雷斷不問誰何姦宄帖然屏伏至元二年六月擢嘉議大夫大府卿大府近且貴莫敢鉤覈閹竪攘竊斂散無藉吏緣為私公較擿隱核立簿計數吏畏若神將作院累歲乾沒綺繡之

屬一萬五千繈悉責償之知峴山州事管某上書誣平江路總管道童詭報歲災帝命公察情否初道童以廉正治其屬官不能堪故誣之且倚前翰林學士阿勒呼木爲援公驗得其狀以聞率坐二人罪三臺交章薦公五年二月特授資善大夫都留守仍兼大府卿益虔於職談其美者日以上聞帝曰不可無旌以勸奉職者六年三月就加榮祿大夫未幾帝幸大府見公所爲條法精密諸藏皆盈有黃金束帶之賜時徵雨公立階下命侍

臣取御服油衫加公身至正二年十二月陞宣徽院使四年二月改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省控治五溪洞蠻土酋鹿駲家桀變幻百出每視省臣臧否以為叛服公禁戢内兵勿擾其境布約施惠化其悍猾效貢奉職比於近縣十二月以中政院使召還六年六月賜金虎符海西遼東哈斯罕等處打捕鷹房齊里克琨舊作府達嚕噶齊十月還將作院使後二月太府闕卿再入太府兼將作使階超光禄大夫七年十月遷宣政院使

明年三月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官恬吏怠漫無倫紀公至擇剛明御史行十道糾劾貪邪疏拔冤滯憲司隸卒盤據為蠹者甚衆公下令屏斥之俾州縣之卒更月入直民歡樂之建康城北有宋王荆公墳寺僧世守既久視為已有王氏孫伐山木僧執送官官將以盜論事上公公怒曰王氏山王氏孫伐之何謂盜耶即歸山于王氏而逐僧出之秦檜裔孫敘民田羣訟不決公問寮屬曰秦檜何人寮屬以姦臣對公閱檜傳大

署其狀曰懀之誤國千載有餘戮矧茲遺胤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公之明決皆此類湖東道僉事三寶珠廉介不阿御史以私謁之不聽輙以事劾之章至公所公曰鷙敢擊鳳耶奏杖御史托克托丞相與御史有連銜公十年五月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並江北威順王科綽布哈田獵蹂踐稼穡起廣樂園萃名娼巨賈以罔利有司莫敢問公至求見王閽啓右扉入公公引繩麻向中門坐叱閽曰吾受天子命為藩大臣烏可以

小門入我閤懼告王乃啟中門導公入公拜謁畢起言
曰王帝室之胄與國同體不為天子養民而獵野獸恱
婦女以為民病臣竊為王危之王投几降坐執公手謝
曰非公不知此悉罷其所為有胡僧持官府柄橫甚公
捕其妻妾十有八人籍于官寘僧于法由是民得吐氣
十一年妖賊徐真一等起汝頳蔓延湖湘間勢甚熾時
武備久弛公啓于衆或以老將鄭萬戶有材略對公乃
令募士兵繕城池修戈甲起部屬以諜賊事賊聞有備

遣其黨十餘詣軍門降公謂鄭曰此誣也鄭設伏受降誘而殲之縛其酋六百人獄以俟命會公召為大司農平章和尚受賊賂繫鄭而釋其縛縱之明年正月賊來懈襲武昌六百人自內為應城遂陷城中人泣曰新濟平章在吾屬豈為俘乎公至都入見陳致賊狀帝喜賜食及錢三萬貫托克托不悦奏為江西省平章政事員外置吏卒趣遣之官至江東有詔會浙西平章政事巴顔特穆爾南臺中丞曼濟哈雅守江州時江州已破江以

西道不通公開省太平募人開道持羽書走江西徴兵未返而賊熖漸逼調廣德軍寧國之軍僅一百五十人賊號百萬衆皆沮懼公曰勿憂彼賊我王師彼豈吾敵乃貸富民財募强壯為兵初行臺募兵人給十五千無至者公予五十千三日從者逾二千人公曰可矣即擐甲胄舟二千人鼓行泝江而上四月與賊黨戰池州斬首數萬復其城至魯港威順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張賊據銅陵拔栅宵遁去又復銅陵蒐其黨得二千餘盡戮

之復遣裨將陸行遇賊白馬灣又敗之賊走淮西公部分諸將卒兵躡其後及于白湄賊窮列陳迎戰公麾左右發馬雜射薄其軍擒僞相周驢賊潰不能列俘其衆五千奪舟六百艘乘勝奔擊之賊溺死者蔽江江水爲白由是道稍無阻已而賊擾池公率衆至池遇五游騎于苦竹嶺斬其二鞫賊安在問其衆三百屯貴池襲之散去復其邑賊復攻陷石埭殺尉公夜趣之賊陳其衆三千於縣西岳溪橋有三酋一乘驢二躍馬突前挑戰

乘驢賊驍勇無敵軍中常畏之公引弓射之應弦而仆再發再斃二酋後師乘之賊棄城走其散卒千餘焚掠縣西鄉公復追出境賊忽將舟師二百艘順流來攻公命萬户王惟恭禦之戰方酣麾舸艋從旁横擊賊破走乘勝進望江清水灣居三日偵者告賊舟四百順風引帆直指我軍諸將失色公曰無傷吾有以勝之乃偃旗伏横港中風急水駛賊舟不得泊奄忽雷過過且盡命舉旗掣帆鼓譟出其後賊驚駭不能弓官軍奮擊遂敗

之擒卒二百獲其舟艦器械甚衆進克建德縣時賊久圍安慶聞其黨敗而叟濟哈雅亦至焚營解去公且行且戰復湖口及江州賊巢據彭澤公欲攻之而江州倉無一日糧乃諭民輸財麥士卒俾惟恭守小孤山而自駐鄱陽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然亂已久湖廣江浙多敗江西亦無援助者轉戰六百餘所將兵日衰耗困疲財粟亦且殫匱或請去就食東南圖再舉公曰吾受命守江西此江西地也死則死此去將何之九月二十

曰賊知公兵食俱竭帥大船載葦薮江而下杜上下流縱火夾攻公麾兵殊死戰死且盡從子拜布哈將親兵數千人戰亦死公猶堅坐大呼公曰殺賊殺賊俄而賊射公中目仆舟中賊素識公名不忍害輿置密室中明旦少蘇賊饋食公卧叱去或以刀脅公降公駡曰狂賊我國之大臣恨不能殺爾而為爾獲命也何謂降為大駡不已賊終不敢害環卒守公凡不食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不能報國敢不死以辱命言畢而

絶時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七卒後二年監
察御史庫庫等請褒其義乃贈令官而謚忠肅云公先
娶即托歡女諱諾倫生一子而卒後娶郭氏中書平章
政事布哈之女俱封趙國夫人子男五人曰咱雅實里
公卒後特授榮祿大夫利用監大卿白達爾瑪巴拉大中
大夫僉遼陽行樞密院事其三即吉昌初名達爾瑪實
哩上賜今名曰寳山曰寳座女一人瀛昔論次元史未
嘗不嘆其敗亡之易由於内外壅絶將相非人使然也

當亂之始興誠得數萬之兵使一猛士將之可立見其
撲滅而顧依違不斷養致大釁其中有足任如公者又
卒俾之孤危無援不足以成功豈非自致哉惟公忠義
果敢出於天性歷踐要職聲績彰明提千百未試之卒
轉戰湖江間復城破邑懾敵人之膽雖勢孤力微大功
不竟然忠義之氣猶足以立萬世之防範使亂臣賊子
懼宜乎皇上襃其後人而以銘命濂也其辭曰
朔河之西正氣烈烈摩盪日月乃生英傑其人謂何為

忠肅公偉貌長髯猶人中龍當元盛時出入禁闥一志小心不自矜伐歷事三宗登于顯融正色厲言以折姦宄既司行臺亦尹京邑貪邪宵遁鬼神晝泣湖湘之間名王所都納貨掄姝烝黎告瘏公聞蹙額盛服往謁以笏畫地再拜辨説弛其嚴威謝以巽辭予實無良非公不知盛極而弛孽生釁起怕額持戈蔓延千里公駭而

闕聘師與謀始剪始屠天子召予疋馬北馳狐鼠相賀太城巖巖一蹴而破民泣且號吾實不辰公如在斯豈

為盜人當寧載詢亂實誰致稽首告言權臣喪氣公喪
其氣彼斥公身朝辭暮行禦魑魅羣公曰予家世承國
恩先臣在天敢負吾君我兵二千以義為勇盜雖如林
逆不能衆既復弛陽遂徇銅陵呼聲如雷江水晝凝左
馘右擒轉戰日亟扼江湖咽以掃南極氣吞逆雛奈力
之痛孰謂猛虎制于羣狐人或謂公盍往他所公曰受
命死則于此烈焰燭雲勢無全軍志在誅夷罵聲益振
羣酋羅拜來饋飲食叱之不御以死報國公死者身不

死者名相贈王封以愧苟生豈惟當時愈久愈著元廟既瘞公尚有子公子克孝天子是庸匪惟私公以勸盡忠雖公至忠天子至仁刻辭豐碑垂訓萬年

毛公神道碑銘有序

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毛驤來謂瀕曰先公以至正辛丑正月朔日棄遺諸孫某月某日遂畢窀穸之禮迄今已十八春秋洊蒙天寵之加賁及泉壤而墓土之石未有銘辭大懼無以昭君賜而示子孫願為備書其故

碑刻焉按狀公諱麒字國祥姓毛氏世居鳳陽定遠縣之昌義鄉生平負英氣多謀畧人恒敬之壬辰之夏汝頴兵火起所在郡縣皆相挺為亂今上皇帝龍興臨濠憫生民之塗炭持三尺劍出而救之一呼之間從者數萬直趨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公謀招徒兒為兵屯營其地挾縣尹某為師作堡鄣計聞大軍且至皆棄妻孥作風雨散去公獨扶尹其詣轅門欵附上遥見之令左右問曰爾為何人對曰定遠尹也扶尹者何

人對曰縣民毛麒也上壯公所為乃召之前指謂侍臣曰衆皆潰而麒獨降非有識者邪於是寵遇優渥朝夕俾公侍膳與共計征討之事徒兒聞公在幕府亦先後出降上取滁州擢公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廩兼掌晨昏歷以鍇將帥之失佐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上以建國之初唯兵食最急仍命公護滁州倉乃帥師渡長江太平望風乞降遂闢江南行中書省徵公還陞為郎中當是時上之左右唯公及太師李韓公尤被簡任

凡政令之敷布餫餉之轉輸羽檄之交馳皆二公相與協贊之及建康下遂定咼焉分道帥師日以獻捷聞復陞公為參議官戊戌冬上親征婺州公實權署中書省事小大庶政咸出公營度人情脗合文武無間言上將大委任之而公以病告上臨其家坐榻上執手問所苦且勉其善自愛如是者凡三訃聞宸衷憫悼錫贈有加焉且詔參軍胡深選塋地於江寧虎頭山及靈車就塗上復躬御翰墨作文一通遣御鎮淮橋而祭慟哭良久直

至處所視其下棺始還公之子驤時備宿衛上念公弗置俾驤就儒師學親自訓督之命為飛熊衛管軍千戶轉振武羽林二衛驤感上恩自謂千載一時夙夜思立身揚名以報國顯親為務會大兵征漢鄂定襄沔下吳興俱從征有功洪武元年上郊皇天即帝位國號大明在廷之臣皆驗勳進官擢驤宣武將軍僉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仍追封公西河郡伯封公妻周氏西河郡君大將軍徐魏公奉詔征中原而驤又從行直擣燕

薊元君出奔天下於是大定論功行賞陞驤懷遠將軍同知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得推恩二代時重定封贈例司封據令更贈公懷遠將軍同知親軍指揮使司事周氏封淑人公父文政贈明威將軍親軍指揮使司副使母朱氏贈德人驤室劉氏先封西河郡君至是亦更封淑人已而驤進官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階昭勇將軍滕州段士雄反驤帥師討平之倭奴入寇浙東沿海郡縣皆失寧驤會浙江太倉諸軍捕斬

五百餘級獲海舟一十二艘倭奴遠遁入奏奉天殿上
大悅曾未幾何驟復超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加贈
公僉大都督府事階奉國將軍而明威公亦加昭勇將
軍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朱氏加淑人周氏劉氏皆夫
人繼室張氏亦封夫人公生子九人驟其長也次曰駿
某階羽林衛千戶所鎮撫曰駒某階金吾左衛千戶所
鎮撫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三人二先卒一
嫁宿衛舍人沈俊孫六人曰振武曰應孫曰承安曰鎖

徃曰東平保曰寶慶嗚呼天造草昧之時六合雄爭未
知鹿入誰手昧者徃徃失於所憑依而公獨能炳於幾
先識眞主於龍飛之初扶携臣服獻計宣勞以佐興王
之運豈非豪傑之士哉及乎神武四達方域內附皇上
崇德報功之心唯恐有弗及故當時開國元勲無不分
茅胙土鐵劵金書傳及來裔奈何公之蚤世不得盡其
才而與之並其命也邪雖然驥之雄畧超羣著奇勲出
入扈從上簡帝心爵位之顯融贈邺之便蕃尚方新而

未艾也公雖殁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歟毛公沉毅而雄元運將終亂如聚蠭公奮而興使民為兵執旗一呼從者如星我州我閭我保郭之俾全其生寧顧我私上天厭亂特命真人驅雷駕雲廓清妖氛公聞曰噫天胡可違附鳳攀龍兹惟其時我志先定敢徇輿情上謁轅門稽首以迎上嘉其忠寵賚日優談笑折衝帷幄運籌羽檄星馳饋讓弗遺是馳是驅以壯我王師飛渡大江軍威洸洸達于四方無敵不降自參

戎閫遂贊中書拾級而陞漸見赫熹卉木方榮嚴霜折之大火始然河水滅之天若假年勞烈孰侔貂蟬朱紱宣不公侯命也止斯人其奈何中外聞之孰不嘆嗟公雖云亡有子慨慷出入禁庭侍衛帝傍勲名日崇馳典日殷天光照臨燀燀焞焞難逢者時不朽者名名著實并登諸汗青莫堅匪石以礱以磨史官造銘永鎮江河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銘 有序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

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為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兹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曽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

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女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遊學成均通春秋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歷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與階

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實特穆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服襜然登降有容觀者稱為達禮御史大夫蘇蘇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槀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為集賢直學士希學為祕書卿遣使者即槀城起之公至燕都處盜毛貴犯

畿甸且逼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為存亡烏可棄而它之令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特穆爾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托里特穆爾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

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溴亦
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
二軍及良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
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
位竟謝病歸闗里營别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集賢學
士資善大夫不就復以公為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
八年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賔禮而不名賜以廩禄
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腊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

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它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為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豐厚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賛其季也

女一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曰証曰某某女五人希學令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于京師上寵錫之甚厚以袁渙狀來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于來世人其謂何瀍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爲萬世師廓幽昭潛雨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斂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褒相望自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袞衣肅將祀

事惟公紹休道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為秩宗左禮右樂格于神明上下允若亂兵趍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焞焞如虎如貔盜逋難夷公實啟之闗陜之間將驕胥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潰公謂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為禍將迨自云何弗歸璽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謨敷聖之道迺士宇日隳位其可居退修于家琴瑟詩書皇明御極取聖為

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
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
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績垂聲後嗣是式

墓碑銘凡六章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銘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偽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

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歿令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世敢請惟公勲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為懷遠人自考以上

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
氏貌偉而黑驍勇絶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劍謁上
于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輙克破懐遠城
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繆家寨公俟夜
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
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
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
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克太平以公忠勇可

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剗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鬬三日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闕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闕卒卒

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郜氏公與僞漢戰時一子方三歳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膶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僦

舟渡江遇漢債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
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
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
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
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
歳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户後七年
拜令官即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
骸骨歸乃東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

里之水椅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溝屯區宇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翕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躪羣盜猶靡磨大刀長戟屬櫜鞬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震遭者膽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濆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

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艨艟蔽江囁鈎援
搥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燎
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萬齧齦怒髮上指目吐囙
叱汝賊亮頑犬與豚願臨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
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為厲鬼扼賊
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立侯貴九
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敦生為烈士死明
神神靈在天光焞焞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

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嘉興知府吕府君墓碑銘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為盜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繹騷弗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吕君文燧散家貲數千萬與弟文燧合謀募里壯强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衆吕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卒不敢懟而為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閭而復其家婺之巨室細

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
鎮焉今上皇帝既克婺君族人籍兵甲以君名詣轅門
降上大喜特立永康翼以君為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
君以事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烜攝之君還復名為庸田
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
官三月浙西平更授嘉興知府累階某大夫松江民作
亂襲嘉興君覘知之走使者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
曹公兵即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

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闍婆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十六日卒于驛舍四年十二月某日歸塟東陽縣輿賢西丘之原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弔喪歸耄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絶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盬法死者數千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牘例藉其家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吕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也時吕氏家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

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也其先有諱玫者自河南來遷玫玄孫浩上書宗孝宗朝脱父兄于詔獄孝宗崩行喪三年浩弟源以行義旌門皆有惠於閭里源玄孫錀仕元為永康尹君曽大父也大父汲父機母某氏初君之大父嘗修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以教子姪至君踵其志卒成之君為人如懦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盖其所從來遠矣君娶戚氏三子曰堂

塽堉堉後季父文炯六女其三人適同邑胡海金華戚
誠道東陽俞文璉餘未行孫男二人堂既葬君乃謀於
弟曰先子之友固多其同朝仕而知先子者唯太史宋
公太史嘗銘天下賢公卿大夫其言可傳信茍以墓上
銘為請必不忍辭乃以君族弟熒狀來請君之政葢多
可稱余不能知然其最大者活永康嘉興之民書其大
使人可推知其餘也銘曰
人之所爭智名勇功或易於始而艱其終呂君之興秉

義孔偉散金聚兵以彌狐鼠既克有成不居其名錫命
者三辭而弗承匪徒辭之以俟神聖黄鉞臨城解甲請
命左綰將符右珮縣章季也攝之於君有光起司庯田
亦佐方嶽章服有儀蔚為邦伯自廬而吳千里是綏相
其良姦以撫以誅憸詖跳踉夷兵陷郡陰撽王師禽斬
以徇將怒謂君亂民可屠君爭不從萬家獲甦不躋於
崇而淪於遐吏探深文幾隕厥家家之再完由天子明
天子不遺由君之誠君德甚多鄉人是思載德登碑子

以悼之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銘

皇上即位之十年詔曰光祿卿徐興祖慎事小心在朕
左右三十又五年未嘗有過非其祖父之教曷以致斯
其準恒制寵贈之官以勸奉職者於是吏部承詔贈其
大父餘慶中順大夫應天府丞父景福中順大夫鎮江
府知府祖妣朱氏贈德人妣高氏贈淑人興祖既祇奉
制書告于墓下復謂余曰吾祖父世有醇德祖之事稍

遠弗能悉知知而悉者惟吾父而已吾父之德吾知之吾子雖知之弗悉也至於吾孫又不若吾子之知則遂忘矣苟不託於文辭何以示後之人使知所自敢以累執事焉余與興祖同朝甚久不獲辭徐氏世為建康人國初易建康為應天府今為應天之江寧人公諱景福字某諱餘慶之子諱守禮之孫平居愿貌寡言事親先事揣意取其歡欣兄眉壽析産出居朝夕往省問其鈌乏及所好而饋進之並市肆倫百物以通時之有無不

過求銖兩息遇人不問長少卑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垂首幾欲反膝久之然後起與俗無忤聞喧詈聲輒引避人告以求利則曰苟足可矣非敢求也或尤其太同則曰誠以待物同非所知也由是里閭咸稱之為善士公既以此自治生子亦以是教之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于聚寶山府丞墓側妻即淑人高氏祔焉高氏柔嘉有則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卒子男三人長紹祖次即興祖次敬祖興祖淳篤遜

謹由尚食局副使四遷至今官階中大夫為上所信任
賜以第宅土田而孫男五人欽鑑鈞仁義皆謹飭習禮
欽復擢為從仕郎掌醞署丞曾孫男女又十餘人君子
於是知公積善之報未已也嗚呼為善者觀於徐公可
以知勸矣乎銘曰
天博而穹厥聽孔聰善祥慝殃咸以類從孰嚚不知訾
其幽遠弃不為善其𦙍卒殄有察其然善集于身身或
弗昌昌在後人懿惟徐公嗜善忘利豈必多言躬行於

事純孝篤誠于父于兄小智私謀我則不能里譽閭稱
公誠善士不顯其身以遺厥子厥子如何氷潔璧温玉
食是司以奉聖君帝嘉舊勲俾長光禄金帶朱衣其儀
甚肅殿門嚴嚴不敢顧瞻退食于家默無一談帝曰爾
賢祖父善教錫以峻爵以勸忠孝廼贈徐公守彼鎮江
徐公有父佐于鄉邦制書煌煌丹雘如日宰木祠垣燁
然動色鄉鄰歎咨始實弗知積善致斯胡寧不為徐公
有善子食其報人孰非公賢者是效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官危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還窆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於蹇反）深懼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久未克論譔春正月蒙恩致

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
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隲羣行
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妲姓
周武王庶子鼻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
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
唐黄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彦
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撿挍太
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

七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

文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
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
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
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
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
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
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

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博囉特穆爾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令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

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
出居和州閲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
大父本黄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嚐屬之尤
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
曾君堅黄君哻葛君元哲更相策礱窮日夜不休復徒
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梈之門質而正
之二公皆析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
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

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薦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操觚

者奏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湩一草橐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問學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而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

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
揖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
葺齋舍勒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
居蔚州搆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
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
釋氏書公辭曰臣官胄監以教化民彛為職外教之典
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
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歷日書

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餳餠饋宦寺戚里歷歷叩之復絲羅覆得實乃始筆之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袪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翥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璧其為國子監丞也捐束脩鋟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受畧雖除剃棘闢田幾千

萬畆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
孫克學倶贊皇太子受玉册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體
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宫公謂克學曰儻有違禮人惟責
吾二人盍正之遂徹牲體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
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録其
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曩嘉特天歴初舉兵欲翊
戴明宗雅克特穆爾巴延等搆殺之公力為雪其寃容城
民魏敬益買田千畆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

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刋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宗徐節孝書

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譏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愧後妻逃去人搖手相戒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

迎帝師悞軍事用樞密副使布延布哈為中書參政經畧江南以額森特穆爾黄常為禮部尚書頒歷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内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踈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内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

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
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
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噶齊
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贓
得罪獨賀丞相翰乘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
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
托里圖兼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
官囷糧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

事倪晦與劉哈喇布哈同官丞相台哈布哈幕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濟之會晦至燕都橐故人所寄貫馬白金君楚擿其橐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贓狀上中書公疑亟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戸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戸戰敗淄濟南羣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大無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

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孛羅帖木兒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某藏盜贓盜敗徐就鞫案已具要官庇徐屬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博囉特穆爾庫庫特穆爾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史大夫布哈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别其牢令欲二人無鬬莫如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博囉特穆爾

為丞相治四川以庫庫特穆爾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為上言之布哈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吹斯納喪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畧使布延布哈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為齊國公以廸山楊公璲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蕡事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墳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

官其子京畿歉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勑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塡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勑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爲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爲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日奉餐錢方爲之否則斂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史爲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爲邪因次第修之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爲太祖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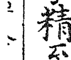
基之地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
尚玄嘗伏闕上疏言郯王某之冤公高其義補其子為
宣使時伊蘇岱爾為脩平章挾私憾殺右丞達爾瑪巴拉
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辯谷里麻巴
無罪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
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誤國至斯不可救矣
亟請河南王庫庫特穆爾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當
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

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脱帽
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
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位比
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
兵入府藏垂及史庫公言于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
累朝實録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皇上嘗訪
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宗穆陵顱骨
為嘉木揚喇勒智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為祭器

公言于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制黃君㫚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歳輒厎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禄米羸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敕書徽政

院使圖們岱爾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
郤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
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於嘗請仕公曰賢才未
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參政燕人杜翶以公南士
欲搆公罪翶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
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
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為
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

千篇藏于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
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於中至正二十年進
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
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
一適同邑曾侁堅之子也餘皆夭孫二人長太平夭次
德童公未仕時館授貴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
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
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壺為謝公辭及公



為參政嘗以滿溢為懼後陞左丞遂怏怏不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地位海内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迺生凝為川嶽煥為日星天地之文固

象以示象默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
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淳而龎俊烈宏謨震蕩萬
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
起大江西與學醇辭孰能與齊在至正初交薦而陛敷
繹聖經以牖帝明中原荐饑黎首告病公跪而言民為
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宁褒嗟曰維汝功往師成
均賸沓有相化其荒嚚趨厥禮讓貝葉之文有詔俾書
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豸冠或為宗伯或居中臺或

參廟畫孰究弗雪孰善弗褒孰蠹孰秀弗除弗媷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剔之殛之抉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訾曰匪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耆老淪亡屹如丘山以鎮四方疆土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慼盜秉國鈞畏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戕公駭而吁吾胡可祿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遑遑如涉失桴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

士景從有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勲苟有弗施者之斯文公文之純太音玄酒道則在兹爵禄何有孰高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銘

有元盛時荆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范文白公梈揭文安公傒斯海内咸以姓稱之而不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冢子諱

泫君以文學仕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

君字伯防少敦樸苦學同舍諸生已成誦出嬉遨君獨

坐諷不休夜爇薪以繼必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通六

經大義肄舉子業試不合有司既棄去取諸子百氏書

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太學生端方有威儀

六館士敬憚之或譁笑方般聞君履聲輙止是時虞公

及歐陽公皆在朝廷文稱君美以為文安慶至正闕年

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僚皆致賻襚人勸君輸貲縣官

而給鹽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遺路虞君哭不從曰汝
敢玷先君之喪乎至家援禮制儀戚易兩至服闋以廕
補祕書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轉太常博
士再入翰林爲修撰仍兼國史編修階三轉至奉議大
夫代祀北嶽北鎮還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爲
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夫十八年奉詔諭江西至七閩
會僞漢陳友諒陷江西不得往改僉江西湖東道肅政
廉訪司事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既而友諒兵寇杉關下

邵武據延平建寧受圍大軍退保福州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畧使布顔布哈尚在君詣與之謀經畧聞君至迎曰僉事猶未行耶君憤曰經畧何為發此言今盜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畧致死時也吾死將與此城俱顛獨走欲安之乎經畧起問計君為之畫策經畧矔曰吾志决矣即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將之出戰不利民大讋君集衆告以禍福謂并力禦賊則妻子可生緩將為俘虜語甚切民感泣請各自效

無老少悉來城固守君往來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
柔戰屢捷執稍張城外有山曰黃華高出城上君恐賊
窺見虛實作層樓蔽之命守者鍛鐵為長鉤廣儲水樓
下以俟衆不知所為及賊據山以火攻樓即以長鉤曳
之隨濯以水火尋熄復預積濕薪枯蘚城下賊穿隧以
入燎烟於隧熏之死者甚衆賊揚言攻城西君察其旗
亂而氣怠命備城東已而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退
是時內外相持逾十旬樵蘇道絕徹民居以炊經畧吝憂

以問君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曲老吾以王師
討賊何憂不勝乃椎牛釃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踊躍
請戰空一城鼓譟助之聲如雷霆賊衆數萬逆戰君戎
服出陣後督諸將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
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鬬自寅
至午焚其三柵乘勝奔之是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
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咸欲繫獄論其叛逆罪
君曰大盜未殄脅從者可勝誅耶誅桀黠者數人悉縱

之耕及諸將上功于朝被褒擢君未嘗出口或為君冤君曰吾職耳可徼功乎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赴以工部郎中召時淮浙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挾子桴浮海而北過黒水抵鐵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脫走趨遼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祕書少監階中順大夫而齊國忠襄察罕特穆爾在洛遣使迓君君赴洛留歳餘承制授刑部侍郎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大明兵圍城七月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覺之遑遑北

走樞失君所在號哭而追及於海子橋君罵曰吾死職
義也爾來欲何為奮然行弗顧樞泣抱持賓客故人亦
稍至遂强振君歸環立守之君擁衾卧不食樞叩頭流
血請所親厚者交進慰解乃起食一餐八月二日兵入
燕凡仕者例從南京君至稱疾弗仕踰年反慈溪洪武
六年二月八日卒于寓舍年七十四月一日權厝舍西
香蘇山之原以其年月日葬其地君事繼母以孝聞撫
庶弟有恩六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友皆當世名人為

文敦深簡質有文風務關倫教不為浮豔語集毀于兵存者若干卷藏於家君自視欿然接人和而有禮寡言峻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其疾言厲氣平居非疾病必冠帶為私書皆端謹可觀初君之曽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聰祖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貞文文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而推恩及於二代郡侯之配黄氏何氏郡公之嬪黄氏文安之室李氏程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家有聞于時而君之子樞樂復好學問不失儒行當可繼於君嗚呼爵禄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為難文學可勉而修也而繼其道德為難若君者可謂兼之矣君娶曾吴易三氏曽早卒吴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棐丑夭其二即樞樂三女適盛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

傳桂君彦良文君卒彦良持梱狀來速銘銘曰

自古有國貴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元祚百年中
有揭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持揭氏之先豈無侯王盛莫
與紀靡久卒亡維文安公敦厚凝確際時休明典帝制
作德尊望隆震撼四方執造化機闔陰闢陽人止其身
公又有子緝其休聲克闡克似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
畧南藩剪屠姦宄仗義為城奮作士氣章甫申申復地
千里褒寵之加非我敢知勞烈雖多乃職之宜邦國殄

喪吾能獨存奉身以歸敢汚先君生旣有聞歿則有承

凡時之人其誰與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德著穹碑來

者咸式

故筠西吳府君墓碑銘

洪武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五日筠西府君以一疾不起

聞壽年雖八十有八其州里之人更相弔哭以為義士

亡矣吾屬將何所依賴十數里中聲嗚嗚不絕四年春

正月六日葬於孝義里戈溪之源其孫鐩以濵知府君

最深請張君辰件右功世取文刻碑文曰府君字長卿諱宗元號筠西其氏曰吳吳出泰伯苗裔初遷會稽之山陰唐大中間有諱翥者以學行聞門人私謚文簡先生先生遠孫少邽咸通初復遷諸曁開化鄉之峽上少邽九世孫泗宋崇寧中復由峽上遷孝義里世有顯人其詳具見譜圖記曾祖蘭祖元祐父護母斯氏府君馮出也孕二十四月而生幼發智如成人蚤喪父事母夫人甚恭黎明至寢所候起居躬進膳羞必待竟食乃退

母常戒之曰我有媵侍自足備給使勿勞苦我兒也府
君頓首謝及母有疾府君遑遑不自寧夜祭半泣禱上
下神祇籲以身代久弗驗府君心益苦一夕母夢白衣
人謂曰汝壽止於斯令以汝子之孝特延一紀疾果瘳
忽都魯忽公宣慰浙東聞君之孝辟為奏差受事僅數
月嘆曰我母年已耄苟力田以為養不翅足矣何以仕
為竟拂衣而歸日在親側視其顏色為進退歷十二年
母以高壽終府君號慟幾致隕絕服闋雖已久但語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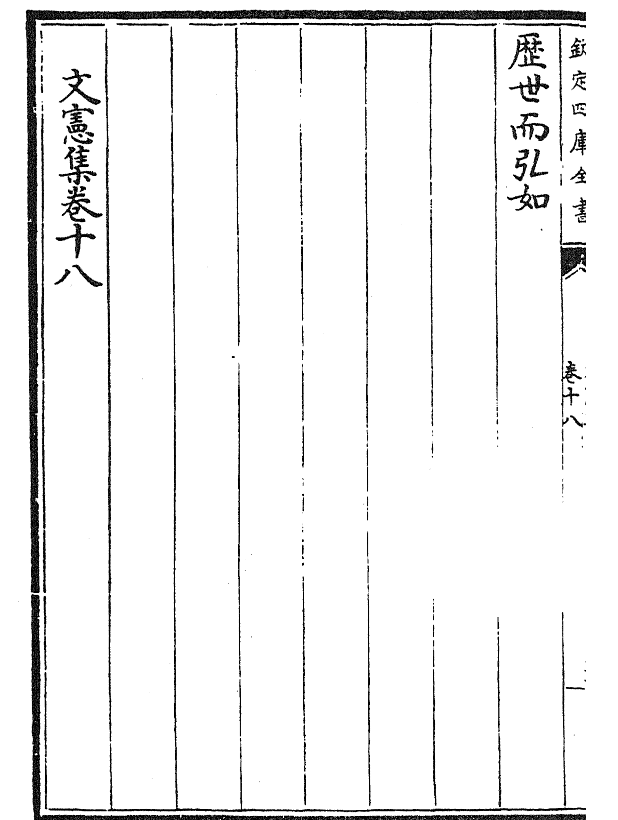
之輒哽咽流涕如新喪見者憫之府君自念父母歿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聞蒲陽鄭順卿家十世同爨特往謁焉順卿示以家範數千言府君如獲寶璐而歸力遵行之十有餘年家政蔚然可觀戶庭之間穆如春風人無間言者和氣所感有犬病足其子銜食哺之犬得不死文人競為歌詩美之府君益堅為善之志製家教一篇誨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鄰族之事居多召子孫示之曰天之畀於吾者厚矣脫有餘財可

坐視顛連而弗之卹乎吾就地之日近故惓惓爲爾輩言之府君晚年耳益聰目益明健步如强年人及見玄孫之生士君子咸集府君危坐中堂一子康髮盡白帥諸孫曾雁鶩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府君抱玄孫寘膝上銜杯盡歡蒼顏酡暈望之者謂爲神仙中人繪史遂爲高玄聚慶圖以傳後三年府君遘奇疾陽道閉澁不復能小遺醫者云病在陰氣絕藥不能及法當喻而通之其孫曰鉅者遂如醫言侄得汚血一勺終不治府君

度疾不可為呼家人與訣以義居不分為屬其耿耿猶前志云府君娶陳錢二氏皆先卒繼楊氏後府君亦卒子男子二長庸先卒次即康子女子一適同里斯文孫男四鎰銓鉞鉅孫女一花亭黃鏞其壻也曾孫男十源滉濤海汝澥治瀚渡淇曾孫女二在室玄孫男槦梓桶植府君性恬冲與物亡忤貌熙熙常如春未嘗少見憂戚之容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輙箕踞而吟之聲振林木而肎中之自信者一假是以

洩之故當時之賢者多樂與之遊且惜其不沾一命之祿以展所緼終無以暴白於世然而生受備物之養歿則朞功緦麻千指就位而祭雖古之封君亦不過此尚奚憾哉瀌也不敏頗嘗獲拜床下與聞緒論及東出逃難及蒙授館致餼如忘年交府君令不可覯矣俯仰今古悲得無情乎於是掇其大者而製銘曰

有夫之羸如發行之真如家聞之馨如條教惟程孰得而京如影端於形孰得而傾如蟄如繩如彙如烝如將



歷世而弘如

文憲集卷十八

謹案第二十六頁前四行新濟舊作星吉今改後倣此　二十七頁前二行多爾濟舊作朶吉今改　二十七頁前四行吹斯嘉勒多爾濟舊作捌思吉朶兒只今改　二十七頁前六行森濟舊作思志今改　二十七頁前七行克呼穆爾濟舊作怯烈馬赤今改後倣此　二十七頁前八行異徹辰舊作倫徹徹額寧舊作阿榿順祖克舊作順祖今並改　二十七頁後七行托歡

舊作脫歡今改後倣此　二十八頁前二行特
穆特爾舊作帖木迭兒多喇薩蘭舊作倒刺沙
狼今並改　二十八頁前五行阿爾斯蘭哈雅
舊作阿思兒蘭海涯今改　二十九頁前三行
阿勒呼木舊作阿魯灰今改後倣此　二十九
頁後六行哈斯罕舊作合思罕齊里克琨舊作
怯怜口今並改　三十頁後二行三寶珠舊作
三寶注今改　三十頁後六行科綽布哈舊作

寛徹不花今改　三十一頁後七行巴延特穆爾舊作不顔帖木兒今改　三十一頁後八行曼濟哈雅舊作蠻子海牙今改後倣此　三十四頁前二行拜布哈舊作伯不花今改　三十四頁後二行庫庫舊作巙巙今改　三十四頁後三行諾倫舊作奴倫今改　三十四頁後四行布哈舊作不花咱雅實里舊作剌咱識里今並改　三十四頁後五行達爾瑪巴拉舊作荅

兒麻八今改　三十四頁後六行達爾瑪實哩
舊作達爾麻識里今改　四十二頁後二行達
實特穆爾舊作達世帖木爾今改　四十二頁
後四行蘇蘇舊作雪雪今改　四十三頁前五
行特穆爾舊作帖木兒今改　四十三頁前六
行托里特穆爾舊作帖里帖木爾今改　六十
頁前六行囊嘉特舊作囊加歹今改　六十頁
前七行雅克特穆爾舊作燕帖木兒今改　六

十一頁後一行布延布哈舊作普顏不花今改

六十二頁前七行托里圖舊作朶列圖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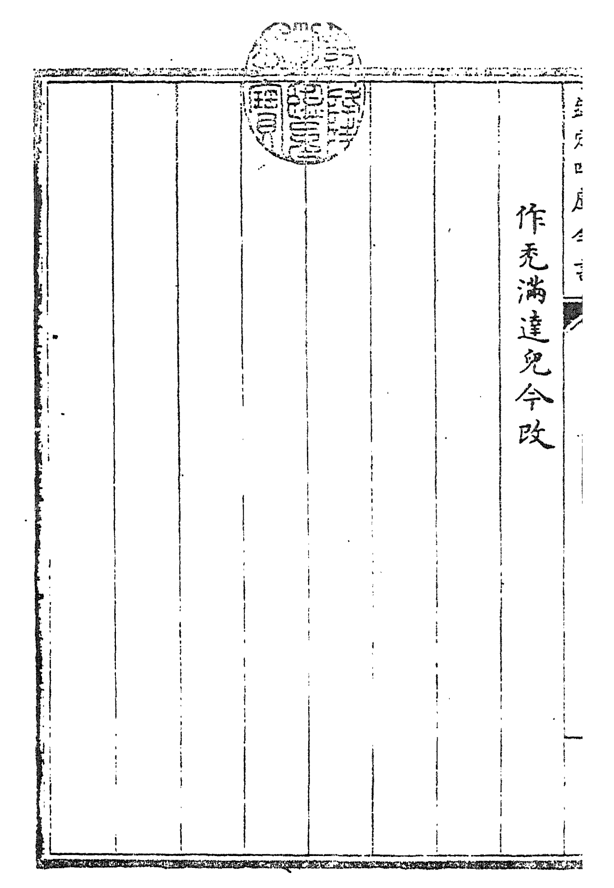
六十二頁後一行劉哈喇布哈舊作劉哈剌不花又台哈布哈舊作太不花今改後倣此

六十三頁後三行吹斯絅舊作搠思監今改

六十四頁後三行伊蘇岱爾舊作埜速達兒今改

六十五頁前八行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輦真珈今改

六十六頁前一行圖們岱爾舊



作秃滿達兒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　鈞